卓吾先生批評龍谿王先生語錄鈔

卓吾先生批評龍谿王先生語錄鈔卷七

新安後學　吳可期　吳可善　校正

序

陽明先生年譜序

年譜者何纂述始生之年自幼而壯以至于終稽其中之行實而譜焉者也其事則倣于孔子家語而表其宗傳之自所以示訓也家語出于漢儒之臆說附會假借鮮稽其實致使聖人之

學顯而弗明偏而弗備駁而弗純君子病焉求其善言德行不失其宗者莫要于中庸蓋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傳發此以詔後世其言明備而純不務臆說其大旨在于未發之中一言即虞廷道心之微也本諸心之性情致謹于隱微顯見之幾推諸中和位育之化極之乎無聲無臭而後爲至蓋家學之秘藏也孟軻氏受業子思之門自附于私淑以致願學之誠於尹夷惠則以爲不同道於諸子則以爲姑舍是自生民以

求莫盛於孔子毅然以見而知之爲已任差等百世之上若觀諸掌中是豈無自而然哉所不同者何道所舍者何物所願學者何事端緒毫釐之間必有能辨之者矣漢儒不知聖人之學本諸性情㞐㞐然取證于商羊萍實防風之骨肅愼之矢之迹以徧物爲知必假知識聞見助而發之使世之學者不能自信其心倀倀然求知於其外漸染積習其流之弊歷千百年而未已也我陽明先師崛起絶學之後生而穎異神

靈自幼即有志于聖人之學蓋嘗泛濫于辭章馳騁于才能漸積于老釋已乃折衷于群儒之言參互演繹求之有年而未得其要及居夷三載動忍增益始超然有悟於良知之旨無內外無精粗一體渾然是即所謂未發之中也其說雖出于孟軻氏而端緒實原于孔子其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蓋有不知而作我無是也言良知無知而無不知也而知識聞見不與焉師以一人超悟之見呶呶其間欲以挽回千百年之

淵密嘗益亦難矣寖幽寖昌寖微寖著若風動雷行使天下靡然而從之非其有得于人心之同然安能合彼此確然自信而不惑也哉雖然道一而已學一而已良知不囿知識聞見而有而知識聞見莫非良知之用文辭者道之華不能者道之幹虛寂者道之原群儒之言道之委也皆所謂良知之用也有參看耻是內外精粗之見未忘猶有二也無聲無臭散爲萬有神奇臭腐隨化屢遷有無相乘之機不可得而泥也是

故溺于文詞則爲陋矣道心之所達良知未嘗無文章也役於才藝則爲鄙矣天之所降百姓之所與良知未嘗無才能也老佛之沉守虛寂則爲異端無思無爲以通天下之故良知未嘗不虛寂也世儒之循守典常則爲拘方有物有則以適天下之變良知未嘗無典要也蓋得其要則臭腐化爲神奇不得其要則神奇化爲臭腐非天下之至一何足以與于此夫儒者之學務于經世但患不得其要耳昔人謂以至道治

身以至苴治天下是猶泥于内外精粗之二見也動而天游握其機以達中和之化非有二也功著社稷而不尸其有澤及生民而不宰其能教彰士類而不居其德周流變動無爲而成莫非良知之妙用所謂渾然一體者也如運斗極如轉戶樞列宿萬象經緯闔闢推盪出入于大化之中莫知其然而然信乎儒者有用之學良知不爲空言也先師繼承絶學接孔孟之傳以上窺姚姒所謂聞而知之者非耶友人錢湛甫

氏與吾黨二三子處學脉之無傳而失其宗也相與稽其行實終始之詳纂述爲譜以俟將來其於師門之秘未敢謂盡有所發然亦不敢假借附會以滋臆說之病善讀者以意逆之得于言詮之外聖學之明庶將有賴而是譜不爲徒作也已

重刻陽明先生文録後序

道必待言而傳夫子嘗以無言爲警矣言者所由以入於道之詮凡待言而傳者皆下學也學

者之於言也猶之暗者之於燭跛者之於杖也有觸發之義焉有栽培之義焉有印正之義焉而其機則存乎心悟不得于心而泥於言非善於學者也我陽明先師倡明聖學以良知之說覺天下天下靡然從之是雖入道之玄詮亦下學事載諸録者詳矣吾黨之從事於師說其未得之也果能有所觸發否乎其得之也果能有所栽培否乎其得而玩之也果能有所印正否乎得也者非得之於言得之於心也契之於心

忘乎言者也猶之燭之資乎明杖之輔乎行其機則存乎目與足非外物所得而與也若夫玩而忘之從容默識無所待而自中乎道斯則無言之言上達之機固胡子重刻是錄相與嘉惠而申警之意也不然則聖學亡而先師之意荒矣

讀先師再報海日翁吉安起兵書序

伏讀吾師吉安起兵再報海日翁手書至情溢發大義激昂雖倉卒遇變而慮患周悉料敵從

容條畫措注終始不爽逆數將來歷歷若道其已然者所謂良工苦心非天下之至神何以與此而世之忌者猶若未免于紛紛之議亦獨何哉夫宸濠逆謀已成內外協應雲焰之熾熏灼上下人皆謂其大事已定無復敢攖其鋒者師之回舟吉安倡義起兵也人皆以爲愚或疑其詐時鄒謙之在軍中見人情洶洶入請於師師正色曰此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使天下盡從寧王我一人決亦如此做人人有箇良知豈無

一人相應而起者若夫成敗利鈍非所計也宸濠始事張樂高會詗探往來且畏師之擣其虛浹旬始出人徒見其出城之遲不知多方設疑用間有以貳而撓之也宸濠出攻安慶師既破省城以三策籌之上策直趨北都中策取南都下策回兵返救或問計將安出師曰必出下策駑馬戀棧豈知不能舍也及宸濠回兵議者皆謂歸師勿遏須堅守以待援師曰不然宸濠氣焰雖盛徒恃焚劫之慘未逢大敵所以鼓動煽

惑其下亦全恃封爵之賞令出未旬日輒返衆心阻喪譬之卵鳥破巢其氣已墮堅守待援適以自困若先出銳卒乘其竒歸而擊之一挫其鋒衆將不戰自潰矣已而果然人徒知其成擒之易不知謀定而動先有以奪其心也師既獻俘閉門待命一日召諸生入講曰我自用兵以來致知格物之功愈覺精透衆謂兵革浩穰日給不暇或以為迂師曰致知在于格物正是對境應感實用力處平時執持怠緩無甚查考及

觸乃應上亦得見之

其軍旅酬酢呼吸存亡宗社安危所係全體精神只從一念入微處自照自察一些着不得防檢一毫容不得放縱勿助勿忘觸機神應是乃良知妙用以順萬物之自然而我無與焉夫人心本神本自變動周流本能開物成務所以蔽累之者只是利害毀譽兩端世人利害不過一家得喪爾已毀譽不過一身榮辱爾已今之利害毀譽兩端乃是滅三族助逆謀反係天下安危只如人疑我與寧王同謀機少不密若有一

決宜如此真宜如此

奮激作之心此身已成虀粉何待今日勤苦不懊若有一毫假借之心萬事已成死灰何有今日此等苦心只好自知譬之真金之遇烈燄愈煆愈煉愈發光輝此處致得方是真知此處悟得方是真物非見解意識所能及也夫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成天下事易能不有其功難不有其功易能忘其功難此千古聖學真血脈路吾師一生任道之苦心也幾既讀是書并述所聞綴諸卷端歸之嗣子正億服膺以爲大訓是

豈惟足以袪紛紛之議千古經綸之實學亦可以窺其微矣繼述之大莫善于此嗣子其圖之

精選史記漢書序

嘗聞之古文之與時文其體裁相去若甚遠而其間同異之機不能以寸要皆於虛明一竅發之非明者莫能辨也故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吾有取焉爾讀者悟夫作者之意而不失其用虛積實紆徐縱闔變化之態時文猶古文也不得其意而徒辭之徇句句而摹之字字而效之摸

擬摘實如優人之學孫叔敖適足以來明者之一噱而已吾友荆川子嘗讀史漢書取其體裁之精且變者數十篇批抹點裁以爲藝文之則夫子長法國語左傳孟堅法史記固也然其文皆自爲機軸而不相沿襲殆師其意者非耶子長之文傳而肆孟堅之文率而整方之武事子長如老將用兵縱横蕩佚若不可羈而自中於律孟堅則遊奇布置不爽尺寸而部勒雍容審而不煩制而不迫有儒將之風焉要之子長得

妙絕

其大孟堅得其精皆古文絕藝也荊川子是編自謂深得班馬之髓而於漢書尤精蓋所謂得其竅者也昔有關中士人嘗持所作請證於陽明先師先師謂曰某篇似繫辭某篇似周語某篇似檀弓某篇絕似穀梁其人甚喜因諭之曰十歲童子作老人相柱杖曳履咳嚌傴僂非不儼然似也而見者笑之何者以其非真老人也苟使童子飭衿肅履拱立以介乎其間人自竦然不敢以幼忽之何者以其真童子也嘗以語

荊川子荊川深領之謂可以爲作文者之法且夫天下萬事未有不從虛明一竅中出而能得其精者也因述所聞而爲之序其端

歐陽南野文選序

予友歐陽南野子之文將行於世久矣門人督學少淵馮君石虞其浩博擇集于選其尤有關於學者若干篇爲會稽陽山藁尹將梓以傳而門人宗伯石麓李君亦以所選集會晉至遂參互校輯其得文若干篇釐爲四卷云序曰遇天地萬

物一氣耳良知氣之靈也生天生地生萬物而靈氣無乎不貫是謂生生之易此千聖之學脉也我陽明先師慨世儒相沿之弊首揭斯旨以教天下將遡濂洛以達於鄒魯蓋深知學脉之有在於是也海內同志之士見而知之與聞而知之者莫不知有致良知之說然能卓然自信實致其知者有幾能超然自悟於言教之外者有幾良知本無知凡可以知知可以識識是知識之知而非良知也良知本無不知凡待聞而

擇之從之待見而識之是聞見之知而非良知也是皆不能自信其良知疑其不足以盡天下之變而有所待於外也道本自然聖人立教皆助道法耳良知亦法也果能自悟不滯於法知即良知之知識即良知之識聞見即良知之聞見原未嘗有內外之可分也南野子髫歲即從先師於虔所謂見而知之者也況粹慧敏才足以逹素爲先師所授記凡振牖淬鍊益無所不至而其顯體默究孳孳亹亹以繼其志亦無所

不用其情子不肖辱交於南野子三十餘年受其切劘之益最深師門晚年宗說每舉相證未嘗不爽然稱快以爲聞所未聞若飲醇醴益然且溢於面所謂交相益者非耶先師嘗謂獨知無有不良南野子每與同志論學多詳於獨知之說好好色惡惡臭乃其應感之真機戒自欺以求自慊即所以爲慎獨也集中無非斯義所謂卓然之信超然之悟蓋庶幾焉儒臣得君自古爲難昔者河汾之學不行於身而見貞觀之

朝蕭房杜王魏諸賢為之表章有以致之也先師之學不啻河汾南野子身際

明聖宣昭禮樂之化過於房杜諸賢即其所履益信儒者有用之學於師門與有光焉惜乎天不憖遺使大業不得終顯於世吾黨不能無遺恨耳讀是集者知所考鏡以信以悟反求而自得之發明此學於無窮其機有不容自已者矣

鄒東郭先生續摘稿序

嘉靖乙酉秋予偕緒山子赴冲玄之會道出睢

州少府對崖周子示予以東郭先生之集曰此第三續稿也且屬之言予惟先生之集傳于人久矣初稿刻于廣德次刻于維揚今復刻于睦州雖其前後所見不無淺深精粗之異而修詞命意一惟師說之守則先後反覆未嘗少有所變也先師之說以良知為宗良知者本性之靈誠之原而物之則也意者其幾也物者其日可見之行觸幾而應應而常寂因物而感感而常靜虛實相生有無相形不可以致詰是義也及

門之士孰不聞之孰不能言之然能實致其知守而不變者蓋鮮其儔以先生之才力譽望存足自命使其更加一說以抗之亦足以章教而鳴世而先生之心則有所不忍也夫學之不明千百年于茲世之學者沿習于意見之偏測度假借非溺于虛妄則入于支離中行既鮮法守無稽而先師首倡良知之說以一人吸吸其闢寖幽寖明僅僅以有今日蓋亦艱矣所幸良知在人不容自泯苟非泥于意見先横不然之心

未有聞之而不信者吾人相與一意發明宣暢而引長之猶恐告者之瀆而信者之未至況忍更加一說以滋其惑乎昔者孔子之門人各以其所見爲學而後散之四方莫相統一故傳之不能無弊求其深信不失其宗者顏曾氏之外無聞焉是雖同爲誦法孔子而意見之私有以累之也今日之弊亦居然可見矣先生服膺良知之訓緣聞而修求入于悟寡欲以爲靜非爲虛也應物以爲常非爲支也教學相長以斆爲

學不以所得爲有餘而以習見難舍未能通徹以復完本體爲不足其用心可謂勤矣譬之克家之子日勤幹蠱謹守家法惟恐有所更改廢墜以陷于不孝此正同門之所不能及學之日躋于精深而未已也常語學者曰後世講學自習染之後言之退然以聖人爲不可及而不察良知本體原與堯舜無異是自畫也或失則餒其或傲然自謂與堯舜同體而不悟嗜慾汚染之所因是自欺也或失則誣皆非所謂善學也

然則先生之所自信與其所自立者有可知矣

王瑆湖文集序

儒者之學務爲經世學不足以經世非儒也吾人置此身于天地之間本不容以退托其自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固儒者經世事也然此非可以虛氣承當空言領略要必實有其事矣欲爲天地立心必其能以天地之心爲心欲爲生民立命必其能以其生民之命爲命今吾人之心與所謂命者果何物哉道喪千載絕學悠

悠天地自天地生民自生民吾人自吾人睽分渙裂漠然不相聯屬噫救也久矣自陽明夫子倡道東南首揭良知之旨以覺天下天下之人皆知此心之靈貫徹天地而生民之疴癢疾痛始與吾人休戚一體相關爲之維持撫摩以求盡其心而致其命者始烱然不容于自己所謂生生之仁也夫良知在人聖愚未嘗不同然而有能有不能者利害毀譽有以蔽之也吾人誠有意于經世豈恐一日悠悠甘于退托漠然視

之而已也天地萬物一體相通生生之機自不容已一切毀譽利害之來莫非動忍增益以求盡吾一體之實事隨其力之所及在家仁家在國仁國在天下仁天下所謂格物致知儒者有用之實學也豫章瑆湖王君其殆庶幾乎君與吾黨同事夫子面承良知之教從事于斯專志不貳居官居家隨處發明此意求所以自立其官于泰也以州里之休戚爲己任其官于浙也以師門之休戚爲己任一以爲慈父一以爲幹

于一切以身徇之不以毀譽利害惕乎其中其退而家居孜孜求友以敎學相長後進多賴之時出赴同志之會以求友修之益晚年築室靜養益務遂密凡毀譽利害之來不惟無所惕且將資之以爲助卽其日可見之行庶幾所謂無忝于所學者非耶嘉靖乙丑春予赴弔念菴子與諸友會于洪都縣子緝錄君遺文一編示予予展而讀之多與同志問答觀法切劘之說及詠歌酬應之詞與夫當官興革宜民之䟽雖不

屑屑以文名家要皆以真志發之以求不悖于師說非苟然者觀其請質于師有曰斯道廣大無少欠缺動靜窮達無往非學但反觀于內猶夭是天壽不貳根基毀譽利害之間未免脫然師手書答曰足知用功之密只此自知之明便是良知致此良知以求自慊便是致知矣食齋一七巳知嗜味生平所得不可槩見巳乎因弁數語于册授而歸之夫吾人既有見于良知立心立命以繼絕學之傳豈分外事耶讀是編者

能逆志以究其所學亦將有惘然不容自已者矣

讀雲塢山人集序

瑹川子銳志詞章之學有年矣既蔚然富且工矣一日聞陽明先師良知之說恍然若有見憮然嘆曰斯其根本之學也乎吾之所習特枝葉爾已間以其說發爲文詞則衆譁然非而咲之此道學頭巾語也習之將奚以爲瑹川子亦牽于舊習未能舍其于良知之說又不忍棄也二者

往來于中久未能決今年秋予赴沖玄之會過信江珠川子出雲塢山人集示予予讀之則前之所謂富且工者是已及詢所謂道學頭巾語則曰舊曾有常州集因人之嘆弗欲以見也予曰有是哉予于此既不能舍予彼又不忍棄也則如之何夫欲之燕則北其轅而已欲之越則南其轅而已既欲之燕又欲之越是惑也轅將安適哉珠川子曰吾亦病夫志之勿立耳是以不能進于是也子何以輔吾志予曰可哉夫君

子之學莫先辨志未有志于根本而不達于枝葉者也亦未有徒志于枝葉而能得其根本者也今之所謂良知之學者夫亦通其說而已未嘗實致其良知也名爲根本而實未嘗忘于枝葉也子而果欲實致其良知非徒通其說而已則當自其一念靈明者專志而求之弗憚于非笑弗眩于多岐必也忘世情忘嗜慾并其詞章之念而忘之而後道可幾耳良知者天地萬物之靈也子而果能實致其良知範圍曲成將于

是乎賴而况于文詞之藝乎哉故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語知知至也昔有巧工畫者不在乎吮筆含墨而在于解衣磅礴以坐之人惟能忘于畫而後畫始工耳。今者則何以異于是世之所謂頭巾者皆泥于良知之迹而未得其精滯而未化者也先師之集傳于人久矣予試取而讀之果有頭巾氣否乎然則予之惑可以解矣苟欲致知而務文詞之工是猶以隋珠而彈雀亦末也已是集凡若干卷諸體裒然咸備予既已

志于根本亦將以爲枝葉而忘之矣不然是固詞章之雄也而可少乎因書以畀之且以徵予辨志之學

國琛集序

國琛集者于同年一菴唐子所紀開國以來人才之盛集之以爲世實者也集凡四科蓋取曾論聖人君子善人有恒之義不以時不以類不以品小大偏全錯而陳之各擅其所美其要主於發明此學以蓄德而廣才固非病于方人也

夫學心學也人心之靈變動周流寂而能感未嘗不通也虛而能照未嘗不明也此千聖以來相傳之寶藏人人之所同有惟蔽於私而始失之學也者學去其蔽而已矣非有加也何也夫心之通明謂之聖聖人者生而知之學之的也君子以修言善人以質言有恒以基言皆學而知之者也而惟有恒則可以進於善人君子而人於聖小者大偏者全唐子所謂斯四科者不於文不於行皆自其心論之非其心則弗取也

隆殺實王之義存乎本述顧學之意存乎注脚譬草蛇灰線而生氣行乎其間在明眼者現而觀之此紀集之本意也粤自明興以來學術漸著肇於薛敬軒沿於吳康齋胡敬齋而闡於陳白沙敬軒以行修康齋以悟入敬齋祖薛而得證於吳白沙宗吳而尤王於自得學將有所歸矣延綿衍溢至於陽明夫子首提良知之旨示之學的而後燦然大明國將興必有兆以開其先蓋徵之也此千古血脉流行生化之機不以

意測不以識求以此畜德則德日新以此廣業則業日富轉移人心之要綱維治化之原學之大全也夫自良知之說傳流海內人孰不聞然能實致其知者有幾唐子欲以討真心爲刺贅真心孰從而討之夫真心者言乎有恒之心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吾人果能持其有恒之心究夫虛寂流行之機以求其所入而不以意識參乎其間聖學庶有賴也已若曰執權衡以較輕重而以方人病之淺淺乎知唐子矣茫茫太

虛孤懸一擲其誰幸以助予此唐子苦心也故敘而終焉、

三錫篇贈宮保梅林胡公

嘉靖庚申春宮保制帥梅林胡公以平倭偉績受
天子明命署以
青宮之銜錫以圜玉蔭以錦衣寵至渥也凡在友承之下者咸旅進于庭所以頌公之德表公之功彰公之寵殆將無所不用其情矣予復何

雖誓言 哉

言哉竊惟居德者忌居功者怠居寵者危古人
所深戒也爰述三錫篇以爲萬一之助嘗讀易
師之九二曰在師中吉王三錫命謙之九三曰
勞謙君子有終吉公以師中之德荷三錫之命
則既以承天之寵矣勞而能謙乃克有終固公
所宜自盡期以圖報於將來者也夫虧盈流變
福害好惡之應天地鬼神於盈謙之戒昭昭矣
禹爲大將出師以討棍爾逆命之苗宜無所不
可而伯益矢謨至有滿損謙益之戒禹又從而

拜受之益深知夫天道之不可違也今夫祿位名壽皆天之所以命於人而人之所以自奉其身者也天德之人必得若執左券以索寄然者是非有心於得之也舜之大德量如太虛未嘗有一毫外慕之心其祿位名壽之加於其身與去於其身如萬象交變出沒於太虛之中神奇臭腐無所揀擇亦無所增減故飯糗終身移衣固有太虛之體固如是也吾人德不加舜量不如太虛未能忘乎外慕之心而於外物之奉

身者乃欲肩肩焉求備以自蹈於盈滿之戒亦見其惑也已夫角與而齒缺翼附而足虧在物且然而況於人乎歷觀三代以後之大臣善處成功之際而能保命以終吉者有幾祿盛者或晦於名位尊者或劣於偘名高者或嗇於壽而壽永者或儉於祿豈惟德之不逮於古固亦氣化之漸薄夫人稟之自不容於求備也與奪翕張或衰或益天化默司其柄吾人終身浮沉於大化之中特不能以自覺耳公自巡察而轉中

好好說着了

丞提督未幾而轉司馬總制人言藉甚忌且謗者紛紛未已今日之事公於科第才望勳名三者皆足以自致通顯但一旦驟遷同儕盡屈其下心不能以盡平況乎權位重而責愈備經費浩而跡愈疑以一人之情權六七省之刑賞而德怨易至於橫生以一人之力答千萬人之祈望而恩澤每病於難溥夫以不平之心加之以求全之意則夫忌嫉疑謗之來固宜有所不免而亦非人之所能趨避也公自任事數年於茲

經理浩穰心殫力竭雖屢獲奇功而亦屢蹈危機自古豪傑當大任成大功者未有不從憂患中得之惟公心慈量宏生平以厚自處未嘗有譬物害人之心履信思順鬼神實相之故每遇凶而獲吉因敗以爲功公誠福人也哉方新命未下之時當事者尚有圻賞之議及既下人情亦有靳於使相之疑公皆不得而與也公之處此惟當兢兢自反自艾益修厥德鑒於易書之戒審於老氏之微揆諸成功處功之跡謙

於胸中心無係乎。能勝非惟不學者所能

之前而亦不嘗有其盡之勢始足以饜人言而

回天命所謂君子有終而吉也今天雖未近

道因其城府外弛遠覆雖處兵革紛冗之中亦

未嘗廢學居常油然情雖暢而不綴臨變暢若

志雖鬱而不撓度能容衆似混而辨幾能料敵

似縝而藏至於帷中批答醉中應酬即倉遽憒

擾之餘可以覆覈存百未嘗遺一非其主宰凝

定而條畫分明未易以涉斯境也公自謂學問

未能入細不欲吾儕以精微之說瀆之此尤見公得其大處先師有云學貴有序先從理會大略然後精微可得而盡如孔明讀書先觀大旨未爲無見不然反易溺於瑣碎非善學者也然則公殆所謂善學者非耶雖然精微則烏可以不盡舜之德同於大虛而無累於外物者以其能察於危微而致其精一之功也微者聖學之宗不雜於人心之謂精純乎道心之謂一精一而後能致虛致虛而後能忘累故曰舜有天下

好一篇文章

而不與言有而不居也公之學寡能進於是亦將與舜爲徒而三命之寵與諸福之物亦將申錫於無疆矣走也邦公是深故望公彌切區區漫遠固亦矢讀之意期以豢德于有終也公亦將有以受我否耶

贈梅宛溪擢山東憲副序

昔者孔門言志由求赤志在得國而治斷斷于兵賦禮樂之事曾點之志浴沂風詠不出日用之常若無所事事者而夫子所與顧在此而不

在彼豈其深有契乎其中爾耶儒者之學務于經世然經世之術約有二端有主于事者有主于道者主于事者以有爲利必有所待而後能寓諸庸主于道者以無爲用無所待而無不足入者爲主出者爲奴見使然也惟見有小大故有無之迹乘之見小者泥于有見之大者超于無斯固點之所以爲狂而異于三子者之撰也昔有求工畫者衆皆吮墨伸紙奔走以待用一人獨解衣盤礴而坐此真工畫者也夫知工

言者不在乎吮墨伸紙而在乎解衣盤礴之人則知夫子與點之意矣三十幅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人知有之爲利而不知無之所以爲用也人知用之爲用而不知無用之所以爲用也而世之儒者未免溺乎有無之迹而一二之其有者以兵賦禮樂爲辭說而浴沂風詠爲異端是不鑿牖而求室之用也其無者以兵賦禮樂爲異端浴沂風詠爲辭說是去輻而求車之用也間有略知二

妙妙

者之偏而思有以易之其言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爲天下似矣夫既曰以道治身所治孰非事耶既曰以其緒餘土苴爲天下國家緒餘土苴孰非道耶夫道與事未嘗相離也有無相因以應于無窮一者混而爲一是謂經綸無倚而達諸天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孔門家法也宛溪子志于儒者之學有年矣今之守越也秩二千石九極之堂施黃以表觀畫封履畝圖其民于中者殆方千里

不可爲甚得國而治矣一切張弛損益以政爲學術與稽賦崇飭禮樂之教盤根之所割大簇之所拔聲光風采矯然振于一時不可謂無所表事矣是將有所待與否何如也立乎不倚之地而行乎無轍之途動于靡闢之門而振于無爲之鑰優閒容與蓋冠諦歡出于淫猎經綸之外隱然若有當于古之狂者所謂以無用爲用者庶幾乎非邪于不肖無足以契乎其中而與子而子之志則遠矣三年治成擢副山東觀察

行有日矣屬今葉君其陳君其輩奉其道術之教施于八邑恨其將去而惜無以承之也以予爲有一日長徵言于予以道志夫儒者之效鉄然不見于世許時于茲山東夫子之鄉沂雩之遺風猶有存者而茲行適當暮春之景浴于斯而風于斯俛仰千百年之上下可以陶然而詠矣

贈益泉陳侯被　召北上序

予嘗觀前史循吏傳爲循赫赫之名而有肫肫

之實竊以為吏臣之濫美爾世豈有實不副而名乃過之者哉今得吾益泉陳侯之為政乃知吏臣之書誠有所未易測者陳侯起進士嘗出宰會稽以憂去邑人思之山陰與會稽接壤附郭惠政所均邑士夫請于當路復得宰山陰吾侯之於山陰也約已裕衆時以文學飾吏治期年而治洽三年而政有成仁惠流傳士民安之銓司廉得其實疏名于朝以擬召行有日矣吾邑士民咸曰陳侯良吾父母世豈多有如陳侯

之惠我者哉問其政嗒然莫知所對予然後知循吏之不可及而史臣爲不誣也古今論治不同其大要不越于刑政教化本末之間而已世道下衰議政則遺化議刑則遺政拂其所性而民之心益離嗚呼人情不大相遠治之者顛本末之序徃徃至拂其所性此循吏之書于史者常少也三代以後爲君者莫盛于文景爲循吏者莫盛于西京之世然編史者于文景無可紀之德于循吏無可蹟之政何哉教化之盛如慈

好

毋之煦子加春膏之潤物發于至誠衺于無朕而受惠者莫能爲之辭也或者曰侯之政簡而不苛紓而不怠又當兵興之日百役具舉侯以耐心措注其間事集而民不知擾此豈非所謂者哉予曰然哉斯固幹局之良也而予之所取于侯者則以其有仁者之心政敷而刑緩教彰而化協率其心之所安以宜民而不自以爲功也傳曰肫肫其仁其庶也乎哉古人之學至誠經綸而無所倚侯也有志于是是謂經綸天下

可以達天德區區漢之循吏有不足擬者矣予因諸士夫之請相與述民之情爲侯贈且將以進侯于古也

送王仲時北行序

昔者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傳而作中庸中庸傳道之書孔氏之家學也其終篇尚絅之云惓惓于君子小人闇然的然之辨而歸淡之一言蓋惡文之著而思反其質質其道之本乎夫自周末文勝學者溺于浮華奢泰之習務功利而忘

忠信人心日壞孔子身任傳道之責將以挽回世教而無從也乃志于從先進以求之于野其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丘之好學明學所以全忠信而忠信之外無學也然則尚絅云者其諸從先進之志乎所謂淡者其諸忠信之義乎故曰中庸傳道之書孔氏之家學也夫忠信之在人心譬之五味之淡五色之白五音之希聲淡者味之本也白者色之本也希者聲之本也故禮尚玄酒易著白賁而樂貴朱絃以存本也

君子于此可以觀學矣。自漢而下世教日衰學者安于所習而不知返蓋千百年于茲矣吾師陽明夫子生于絕學之後憫人心之溺而忠信之益薄首倡良知之說思以易天下而挽回之吸吸焉瀕于危且困而弗恤也良知之說始于孟氏而傳之子思即中庸所謂獨知者是也數十年來此學之信而從者幾徧海內蓋良知之在人心感觸神應有不容自已耳吾子仲時師門之嗣子。尤海內同志所屬望。而家學將有

類焉吾子質慧而好修志于學聊其所至知其必爲君子必不爲小人無疑也而幼遭多難南北奔馳依依外氏之庇操慮日危且深殆庶幾早達者非耶夫吾師德在人心而業在天下崇報之典鬱而未彰蓋久將有待也遡者聖天子推恩賢室執贄議堇以申錫之命進吾子于太學將養之以需其成玆其兆矣雖然吾子于此行入仕之始也㖃方濃而聲色之移人尤甚口體耳目一溺于所好其流弊將有不可勝言者識

者不無隱憂焉昔之人有聽古樂而睡聽鄭衛之音而不知倦此無他好有所溺則人心變矣存亡之幾辨之在早而反之在力吾子其務弘乃質崇乃志懋乃學反諸獨知之良袪其所謂的然者就其所謂闇然者以無忘尚絅之意寧過于野無寧過于文一洗功利浮華之習以全其忠信而不爲聲色世味之所溺則幾於道矣愼斯以往德將自此日崇業將自此日廣吾于繼述吾師未盡之志將有所托而傳追惟子思

難矣難矣

子之家學爲幾有光而無忝也是豈徒不失望于海內之同志而已乎吾子行矣

原壽篇贈存齋徐公

萬曆丁丑歲存齋徐公壽七十有五秋九月二十日值其懸弧令辰是羈俗緣未能如期赴候首逈望言一緘屬遣家門人陸子光宅洎季兒應吉偕昇賓筵用申觴祝之敬吾人生于天地間百歲爲期天地賦我以形道爲之紀目可見之行惟出與處其道無所不在也出則以其道

格于上下輔世長民以無善天下處則以其道獨善其身守先王之法以開來學者無一善狀徒以其七尺之軀久生于世非有道者之所貴也古之至人達而壽者莫如文王處而壽者莫如孔子其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曰不知老之將至此壽徵也曰穆穆文王緝熙敬止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曰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萬物並育並行而不害不悖此德符也德以基壽壽以昭德夫人之所知也若夫積德以凝

命爲壽之原譬之北海玄珠得於罔象非夫人之所知也先師有云心之良知是謂聖天地之靈氣結而爲心心之靈明謂之知淸虛昭曠百姓之日用同於聖人之成能此萬化之綱千聖學脉也意者心之用識者知之倪心體粹然意則有善有惡良知渾然識則有是有非善惡則好惡形是非則取舍見萬病皆起於意萬緣皆生於識心之良知本無善惡本無是非譬之明鏡之鑑物姸媸黑白皆其所照之影應而無迹

過而不留意與識卽所謂照也眞心無動而意有往來眞知無變而識有生滅以照爲明奚啻千里知此則知文王孔子致壽之原矣昔人頌文王之德曰不識不知紀孔子之學曰無意無必意者病之所由以生識者緣之所由以起也意根於心則善惡自無所濟而意爲誠意識變爲知則是非自無所眩而識爲默識無識則知亦忘無意則心亦忘與譬諸太虛之體不和諸相而亦不拒諸相萬象往來於太虛之中而廓然

佛

緝熙文王孔子所以順帝則而達天德也未合意
與識并二也識有分別意爲之主意有期必識
爲之媒是謂一病兩痛交相成也孔門惟顏子
爲善學有不善未嘗不知知未嘗復行不遠而復
孔子稱其庶幾以其屢空也子貢而下未免多
學而識以億爲中空者虛明之體億識則非空
矣此回賜之學所由以分也顏子沒而聖學亡
後世所傳惟子貢以下一派學術漸漬染習認
賊爲子雖在豪傑翹然以知學自命者亦且陷

於其中而不自覺可慨也已自陽明先師提出良知爲宗孔周之絶學賴以復續信而從者遍海内學者牿於舊見且鬨然指爲異學豈非亦有似是而難明者乎不俟於公出處之槩重有感焉公深信師門之學力扃斯道爲善類所歸向非一日矣出也以其學行於
朝秉國之鈞承
天之寵經綸密勿定大計决大疑以天下安危爲已任倡明正學淑人心而開泰運視群邪之訕如狂瀾之撼砥柱屹然無

[illegible]也其處也以其學行於家宅心淵默應緣無
流露於倫理重朋來之樂徜徉鄒鄉之墟修身
以見於世視群小之慍若飄風之過耳漠然無
所入也尚友千古道合志孚文王穆穆勉
勉孔子合德於天地殆庶乎幾焉而若有契
也夫文王望道而未之見孔子俛焉而不知年
數之不足至八十不已不厭倦日不足之心有如
此者是也辱公之愛最久而荷教最深八十衰
偃徙以不肖之齒稍長於公步趨追從絕塵以

奔蓋若瞠乎其後也惟公孳孳壹意法天之行時向邁而德日新年有加而學無盡如神龍遊於昭曠之域出則為見處則為潛將與孔周相忘於千載之下絕意去識啟心之靈以綿道脈於無窮與太虛同體亦與太虛同壽百年之期有未足多者矣此區區同心之願也

壽鄒東廓翁七袠序

自聖人之學不明于世世之學養生者務為異術譸謬泥執倂老氏之旨而失之是非養生者

之過聖學不明之過也聖人之學復性而已矣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萬物備焉性其生理命其所稟之機也故曰天命之謂性此性命合一之原也戒慎恐懼其功也不覩不聞其體也良知者性命之則知是知非而微而顯即所謂獨也戒慎恐懼而謹其獨焉則可以復性矣故存之無不中而發之無不和先師所謂戒慎恐懼而中和出焉是也中和致則天地此位萬物此育而無外內顯微之間此聖學之的也知此則

知東廓先生所受之學矣先生之事先師四十餘年于先師之學終始發明惟歸一路未嘗別爲竝說以眩學者之聽聞先生生平以翕聚同志爲已任東南學者之會以十數每會必如期先往後期而歸虛受弁包務期奬掖朋友有過未嘗顯斥微示之向而使人之意自消辯論有未合者未嘗必其強同稍爲分疏使自思得之故人皆得盡其所請而樂爲之親擔負聖學卓然爲海内儒宗同志賴焉志純履謙所見者日

遂嘗曰吾始也戒愼于事爲已而戒懼于念慮其後則乃戒懼于本體夫戒懼于事爲者照檢形迹所志末矣戒懼于念慮者雖防于發端尚未免於生滅之擾若夫戒懼于本體則時時見性以致于一念慮者本體之流行事爲者本體之發用圓融照察日以改過爲務無復本末內外之可言矣此先生之學也是年先生壽七十春二月某日值其懸弧之辰宣州水西門人周子怡率其同門之友若干輩將旅進于庭以壽

先生而屬言于予予惟欲觀先生之壽當觀先生之學知先生之本而先生之壽益有足徵矣先師嘗曰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則神住神住則氣住精住而仙家長生久視之說不外於是是說也人孰不聞亦曰有爲之言耳先生獨信之不疑不淆于異術故行年七十視聽不衰而精氣益強非一于神守能若是乎而世之養生則異于是裂性命爲兩端分內外爲二物或迷于罔象或滯于幻形甚至顛溟濁亂惟軀殼渣滓

之爲狗、豈惟不知聖人之學、所謂幷老氏之旨
而失之者也、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
竅、萬物芸芸以觀其復、非老氏之言乎、觀妙、即
未發之中、性宗也、觀竅、即發而中節之和、以情
歸性、而機在我、命宗也、觀復、即慎獨、常明之旨
也、不睹不聞、即本體之藥物也、戒慎恐懼、即功
夫之火候也、種種名義、特假象之寓言耳、故曰、
得一而萬事畢、此殆先生之所自信自政倪焉
學學而不知其老者乎、雖然得一爲難、忘一尤

難知忘是非知之至也忘則無任矣是謂無心之得仙家亦有神還于虛之說然則先生之學任耶忘耶虛耶先生處家內外和翕子姓昌明人道之福方至未艾所以滋壽而徵諸學者無窮同志所依以從事亦將賴以無窮也爰述先生之所受者因以質於先生

壽史玉陽年兄七十序

玉陽子志于聖學有年中年好長生復習爲修命之術既築玉潭仙院以見志晚乃更求幽勝

于句曲之墟作圜室若干楹裏以飛樓繚以石壇塹以深渠總爲護眞堡狀若遙島聚糧其中外内限隔期過七十卽將捐室家絕交遊屏棄世緣入室練養以觀無始而求遂其所欲約五七年功成而後出其迹可謂太奇矣夫玉陽子之爲此也豈以儒者之學止于了性故別求修命之術蘄于兩全而得之乎予固不得而知也夫儒者之學以盡性爲宗性者萬刼無漏之眞體祇緣形生以後假合爲身而凢心乘之未免

有漏故假修命之術以鍊攝之使滌除凡心復還無漏之體所謂借假修真修命正所以復性也即以養生家言之性以心言命以身言心屬于乾身屬于坤身心兩字即火即藥一切斤兩法度老嫩淺深皆取則于真息真息者性命之玄機非有待于外也是故盡性以致命者聖人之學也修命以復性者學者之事也及其成功一也若謂儒者之學不足以養生而別取于命術是自小也且老氏嘗有長生之說矣大都人

生以百年為期五情苦樂四體安危古猶今也百年猶以為多則所謂長生者自有所指非執吝形骸之謂也後世養生之說未免滯于形骸即為凡心有漏之因并老氏之旨而失之矣今玉陽子年已七十矣行將入室有期室家果可得而捐乎交遊果可得而絕乎世緣果可得而棄乎吾知有所未能也苟凡心未了縱使入室未免坐忘而坐馳為累更大吾知有所未遂也孔子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則知儒者之

學未嘗外于人道但不爲其所累耳若棄之絕之孑然遺世而獨立是豈人之道也哉孔子年七十曰吾從心所欲而不踰矩先之曰五十而知天命知天命者志與天通其動以天無復凡心之爲累故能從心所欲而不踰矩矩者天命之則未能知命心不可得而從也所望于玉陽子惟在孟堅爲聖人之初志以知命從心爲的默識玄機以觀無始不爲後世養生之所滑使世之學者曉然知玉陽子之爲人志于學孔者

世不務爲奇迹者也不外于人道而能無所累者也豈不偉然大丈夫哉同心之言不嫌規勸因書以畀之賓蓮

松原晤語壽念菴羅丈

君子之學以盡性爲宗以無欲爲要以良知爲訣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天性本無欲凡有欲皆生于動故曰感物而動性之欲也良知者性之靈而物之則也雖萬欲紛擾之中良知未嘗不知致知者所以寡欲而復性也自孔孟以來性

學不明于天下久矣我陽明先師首揭良知之旨以教天下世之學者莫不知有良知之說其能卓然自信實致其知者有幾予爲慰學者之望哉良知本虛天機常活未嘗有動靜之分如目本明如耳本聰非有假于外也致知之功惟在順其天機而已有不順者欲爲之累如目之有翳耳之有垢非聰明本然也累釋則天機自運翳與垢去則聰明自全矣離婁之明師曠之聰天下莫加焉然其耳目初未嘗有異于人也

世之人不能自信其耳目而謂聰明即與師曠離婁異者謂之自誣不務去其翳與垢而謂聰明即與師曠離婁同者謂之自欺噫今世學術之弊居然可見矣予不類辱交于念菴子三十餘年見于良知之教所謂能自信而致之者非耶兄與荆川子于齊雲別後不出戶者三年于茲矣海內同志欲窺見顏色而不可得皆疑其或偏于枯靜予念之不能忘因兄屢書期會壬戌冬仲往赴松原新廬其討所學至則見其身任

均役之事日與閭里之人執冊布筭交涉紛紜其門如市而耐煩忘倦略無一毫厭動之意夜則與予聯床趺坐往復證悟研二氏究百家意超如也自謂終日紛紛未嘗敢惰厭未嘗敢執著未嘗敢放縱未嘗敢褻侮自朝至暮惟恐一人不得其所之心庶濟天下可也尚何枯靜之足慮乎因舉乍見孺子入井怵惕未嘗有三念之雜乃不動于欲之真心所謂良知也與堯舜未嘗有異者也若于此不能自信亦幾于自誣

矣若不用致知之功不能時時保任此心時時無雜徒認現成虛見附和欲根而謂即與堯舜相對未嘗不同者亦幾于自欺矣蓋終日應酬終日收歛安靜無少奔放馳逐不涉二境不使習氣乘機潛發此兄歸宗得力真頭矣所謂實致其知者也甚謂世間無有現成良知知非萬死功夫斷不能生以此較勘世間虛見附和之輩未必非對病之藥若必以現成良知與堯舜不同必待功夫修證而後可得則若未免于矯

任之過。曾謂昭昭之天與廣大之天有差別否。此區區每欲就正之苦心也。夫聖賢之學致知雖一、而所入不同、從頓入者、即本體以爲功夫、天機常運、終日兢業保任、不離性體、雖有欲念、一覺便化、不致爲累、所謂性之也。從漸入者、用功夫以復本體、終日掃蕩欲根、祛除雜念、以順其天機、不使爲累、所謂反之也。若其必以去欲爲主、求復其性、則頓與漸未嘗異也。稽之孔門、顏子竭才、不遠而復、便是性之樣子、仲雍居

[illegible][illegible]怨、邦家無怨、便是反之機、吾人將何所
法守耶、世間薰天塞地無非欲海、學者舉心動
念無非欲根、而往往假托現成良知、騰播無動
無靜之說、以成其放逸無忌憚之私、所謂行盡
如馳、莫之能止、此兄憂世耿耿苦心、殆有甚焉
吾輩所當時時服食者也、嘗憶荊川子與兄書
有云、偶會方外一二人、其用心甚專、用力甚苦、
以求脫離欲海、祛除欲根、益有慨于吾道之衰
蓋禪宗期于作佛、不坐化超脫則無功、道人期

于成仙不留形任世則無功此二者皆不可以僞爲聖賢與人同而與人異皆可假托混帳誤已誑人以世間功利之習心而高談性命傲然自以爲知學不亦遠乎甚矣荊川子之苦心有類于兄也是月十有四日爲兄五十九年初度之辰因漫次其語納諸松原以致壽祝夫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者也世人不能久生只是多欲兄以盡性爲學將寡欲以至于無已能不落動靜二境終日收歛順適耳目聰明一

念明定將與天地無疆壽兄祝吾兄宜莫出三多此者若夫桑榆之景相許莫逆而繼以調笑予弗能也

從心篇壽平泉陸公

萬曆戊寅歲仲春九日實惟平泉陸公七十誕降之辰門人陸子光宅謂余曰陸先生之年稀矣海內遠近交游皆致辭以侑觴祝吾師爲石交況嗣子應吉與宅同事先生其義尤篤情尤不容已可無一言以致之余曰可哉余自八十

以來心戒不爲應酬文乃者同心之言非戒飭也夫學莫先於立志尤莫切於辨志志有大小孔子自謂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學者大人之學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志有定向由辨之早辨也守之十五年而後能立習氣不能淫其志凝矣又守之十年而後能不惑衆言不能淆其志熙矣又守之十年而後能知天命志與天通也至於六十而耳順順與逆對耳順者無復逆耳之言志忘順逆也忘斯神矣殆至七十始超然自

命曰從心所欲而不踰矩從心者縱心也神斯化矣不神不化心未可得而縱也矩者先天之則也欲者後天以奉天特天地萬物有所不能違焉惟欲即矩惟矩即欲天縱之也譬之學射者天地萬物示其的矣審固以期於中繫心一緣習之法也久習則巧後雖無心縱矢所發無不中的不習而無不利矣然此只是志到熟處非有所加也所謂終身經歷之次第即其近似以自名也以余觀于公之所履有足以啟予者公

自幼有志于學以孔子爲師辨之已早弱冠發跡科晉陟膴仕優游進退經綸大業日就光顯簡在帝心群望所屬天下以其出處卜世道汚隆不溷于習不汩于衆其動以天不以順逆介於衷幾於忘矣晚年踐履益熟所得益深蓋其學大人之學而其心天地萬物之心也乃今壽躋七十心若可以縱矣公方日以莊嚴自持競競以循天則一毫不敢以自逸也昔者魯男子以其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以爲善學昔公

者所謂善學孔子非耶公深于竺典余嘗戲曰公入得佛入不得魔意其莊嚴之過若以世爲魔境衆爲魔黨不屑混迹同塵相忘於一體佛與魔尚爲對法非究竟義也蓋能忘分別之意以無心應世魔卽是佛纔起分別之心非指卽觸佛縱成魔譬之虛谷之答響明鏡之鑒形響有高下形有妍媸分別熾然而谷與鏡未嘗有心以應之也良知知是知非而實無是無非知是非者不壞分別之相無是非者無心之應也

立志之辨辨諸此而已夫自七十以上至於耄期壽無盡學亦無盡不但已也會須脫去莊嚴氣象渾同世出世法即五濁世界爲道場從衆生心行作佛事坦然平懷入于神化無佛可成無魔可遣是謂得無所得而忘無可忘顧同心交修之願非徒一時情義之好而已也公也念之哉

壽近谿羅侯五袠序

嘉靖甲子春暮予赴近谿使君之期相會于宛

陵晨夕證悟頗盡交修且得覩菁莪之化聞絃

誦之聲若身際武城而神游中阿之曲可謂千

載一時矣浹辰復邐水西與諸友爲信宿之處

貢子玄略周子順之王子惟禎董卒諸友請于

予曰近谿公涖吾宣州以萬物同體之學施化

于六邑其視六邑之人若一家之子弟無不欲

煦養而翼謟之其於水西諸生尤嘉惠栽培若

楚之有翹將藉此以爲六邑之倡也諸生感德

于公尤深且至五月一日值公五袠初度之辰

諸生稱觴致祝不敢後于六邑之人公之知心莫如先生敢斬一言以侑觴祝予曰可哉斯固予之情也既歷天都黄山假館于紫陽之墟方期搆思屬稿忽假寐若告予曰予欲為羅君壽乎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詩人詠歌可以致辭矣予醒而訝之有是哉信乎精誠之通也使君之學粹瑩冲和同體萬物中心洞然無扃府之隔外境超然無形迹之滯燕笑容與意度融豁信有淵魚之活潑其施化于六邑也彦而秀者既

授之館而強教之在野而凡者復爲之約而訓飭之雖窮鄉僻壤使君之精神無不流注若三尺之童皤白之叟無不被使君之膏澤而思有以自淑也蓋使君之心以六邑之心爲心六邑之人有一不化于善使君之心歉然有所未盡也一時作人之盛所謂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庶幾近之矣信乎夢之爲覺而精誠之通有以也使君自南宮中選不就　廷試十年庭除唯諾諭親以道訓子弟以義方修身以教于家者植

根既深且久故其發之于用暢達扶蘇有同于
其棠之蔽而人自德之嘗觀使君教人使人當
下識取不作擬議不涉安排不間以凡心蓋一
念真機神感神應非人力可得而與也纔作擬
議纔涉安排卽非神機之感應使君以此得悟
卽以此教人出之有本不徒聲音笑貌之爲以
故六邑之人皆能信使君之心薰炙于道義而
感之尤速也吾人知使君之化方知使君之學
所以爲使君之壽者不外學而得之矣水西諸

生暴能以使君之學爲學盡去其凡心神機益發不犯人力足以倡于六邑之人所謂偏爲爾德而壽考願于使君者不在于言而在于身使君之心斯慰耳若面從其教而身違之耳聆其訓而心悖之使使君之化闇而不章鬱而不暢則雖盛筐篚侈歌頌充溢于使君之庭亦徒爲觀美而已使君之心知有所不樂也區區此言雖未足以盡發使君之蘊庶幾爲知使君之心授而書之以告諸人使君其復以進我否耶

壽東丘吳君七袠序

新安休寧有東丘吳君商山隱君子也宋文肅公儆之後自文肅迨君凡十世世多聞人公天性穎異自幼志于古人之學嘗聞學於陽明夫子與聞良知之旨補郡文學晉太學生選授閩藩司理期年相繼丁內外艱深以不得侍親終爲恨服闋遂不復起已乃闢園圃葺亭榭樹花木爲逸老之計建書院于里之東丘群友講學聚諸弟子卒業其中訓之曰人生須以古人爲

所稟得天之所以與我何在方爲不負所生因
自號東丘隱然以愚自況表見希聖之意其志
可謂遠矣歲丁丑壽屆七十夏六月十七日值
其懸弧之辰友人　　等乞言于予以侑觴祝
予嘗講道斗山福田往來白嶽間知公行履甚
悉仲子繼後久從予遊雖微諸友之請固所樂
道而不容已也予平生不爲過情之譽請以所
聞與其所自況者爲公道之輔成其志良知知
是知非而實無是無非無是無非者無知也無

知所謂愚也世之士人不能入于道者只爲根性太利知見太多聰明太露不能收斂翕聚反還淳朴所以失之以拙爲道之質當學敏捷以鈍爲道之鄙當學對笑以蒙爲道之塞當學智能以冥爲道之昧當學便慧曰拙曰鈍曰蒙曰冥皆愚之名也精神愈泄機械愈深是非愈明純白愈傷而去道愈遠人知神之神而不知不神之所以神不神之神即無知之知故曰迅雷風烈莫不蠢然蠢然者即所謂愚也審其幾謂

之不睹不聞克其至謂之無聲無臭而其要不出于一念之微此天之所以與我之真性聖愚之所同也顔子之四勿屢而爲愚者也故能有見于卓曾子之三省魯而爲愚者也故能有契于唯此孔氏家法師門之的傳區區數十年學而未能者也君果有志于此不以世情機智參滑其間不惟養德而所以保壽命之源亦不外此君居家孝友儉于自奉富而能施與人交不立城府鄉人有犯容而不報宗黨稱爲長者其

他懿行種種皆人所難及公不欲以此自多予亦不欲以此爲譽也公年七十予亦耄矣于世間更有何事放不下請揆諸一念其進此道固千里交修之望也

西川朱君壽言

江山白巖柴子偕朱生夏訪予稽山草堂談學之餘縱言及于養生之說莊生有云恬愉不可得而兼者哉膏粱之士宅身綮膴慮危涉患之機多故厚其生而滑其志遯世山澤之臞志若

可以自得而窘約焦瘁毋齒于外養以苦其生欲全天年以保壽命之和者必恬與愉相滋而後爲養之備斯亦難矣槩予俛焉若思起謂予曰予鄉有朱君西川瓏者迹其所自立殆庶幾于是耶予曰何居請言其凡槩予曰朱君髫齡穎異常習舉子業傷于貧慮無以自養不能植生以養其親非人道也遂棄去與其弟姪挾貲走齊魯蹈楚與蜀周流萬餘里貿遷經營務以忠信爲本爲衆所依資乃大進其兄料理家政

每以所入佐之不屑屑然也性寬厚樂施宗黨有貧乏者隨力以周無悋情間有不率意相忤者含忍隱讓以俟其化亦無嚴色城府坦然鮮事機知而以其舉子業授其子夏曰此吾未盡之志也雖處豐腴若超然處于世外以恬其心而志不衰雖似山澤之臞益之以具修之物以為身儉而養不匱其子夏有志于學力行好修人多以為迂朱君樂成其志雖授以業亦不屑屑以世情得失督望之此則朱君之凡也予曰

然乎否哉予未或見此君也明年壽八十因介其子乞言于予以壽其親且所有以諭之予惟古今之養生者不出乎身心二字心恬身愉年之基壽之徵也子亟柬能承親之志益勉于為學是諭親于道所以壽其親者益永矣爰書以畀之

壽商明洲七袠序

龍溪子讀易洗心亭上有客造而問曰儒者之學與道家養生之術有以異乎龍谿子曰一也

而臺齋則有辨矣千古聖人之學不外于性命道家則有修性修命之術易所謂盡性以至于命乃道勝也自聖人之道不明儒者之學與養生之術各自為說道術為天下裂而其說始長漢魏伯陽氏儒而仙者也作參同契以準易而法象生焉以乾坤為鼎器以坎離為藥物以屯蒙六十卦為火候稱名引喻至不可窮詰而其微旨不出于身心兩字乾即心也坤即身也坎離者乾坤二用神寓於心氣寓於身即藥物也

二用無爻無位升降于六虛之中神氣往來性
命符合即所謂火候也而其機存乎一息之微
先天肇基後天施化一息者性之根命之蒂也
但吾儒之學主於理道家之術主於氣主於理
則順而公性命通乎天下觀天察地含育萬物
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主于氣則不免盜天地竊
萬物有術以爲制煉逆而用之以私其身而不
能通于天下此所謂毫釐之辨也明洲子儒者
也志于聖學有年而尤留意于參同契之說每

爲予談及校訛闡要津津然若不啻口出可謂精實今年已七十而視明聽聰神氣不衰豈真有得于是也耶仲春九日値其懸弧之辰同會者將稱觴以進以予誤愛尤深屬一言以爲祝夫人至七十鼎虧藥耗卦數日消尤不可無修補之助所謂修補者一毫非有假于外返在我心不離已身抱一長生之本而參同之旨也所願吾子盡解外膠專志聖學益究其所未至廓然虚中不以思慮營擾滑其心嗒然忘形不以

動作煩勞累其身，日可見之行也。心無所滑，則神常御氣，而性自此可復矣。身無所累，則氣常攝神，而命自此可固矣。性復命固，日應萬變，而常寂然不斷，長生而長生之道不外于是，所謂深山之寶，得于無心者也。若夫息息歸根，默證玄理，允伯陽氏之密機，予因學而未之能，何日過予洗心亭，還當請益，用終究竟之說，固交修之望也。

報恩旴佛寺德性住持序

蘇郡有報恩卧佛寺，建始於吳，燬於唐，錢氏有國，即故址而新之，寺有塔，起於梁，高十二層，前釋伽殿後為卧佛閣，建炎之難，亦燬為燼，元豐重建，所存者九層，即蘇文忠公捨銅龜以藏舍利者是也，在蘇城之北，故俗呼為北寺云，寺有五院，為浙右名藍，其塔，後望天目，前瞰太湖，東南巨鎮也，正德壬申夏閏五月，復燬於火，相傳火光從東南飛入塔中，須臾塔燼，殿閣亦燼，所存止大士一院，劫數也，嘉靖甲子，鄉之諸大夫

士民始圖興復既乃延請爲衆所信禪僧性空、及化主潜息愈賓誓於佛前銳意修舉前後其得施金若干太府蔡侯助以方磚若干衆益兢勸工費易集至隆慶己巳九層規制燦然復新、前後殿閣漸有修復之機時蔡侯方爲才與化、延予至蘇與諸士友談學助成絃歌之政衆謂塔功落成閒望遐覽可以盡東南之勝乃相期蔡侯別駕招君司理張君同往觀之予先至乘興先登抵第八層極目覽望形神恍恍在霄漢

外、復下坐院中、以待諸公之至、已而先後報至齋畢、復從諸公登至第八層、予曰、最上一層、留以相待、諸公極目已盡大觀、不須更上也、予復謂昔賢譏對塔說相輪、今諸君身已至塔中、所未盡者、最上一層耳、去相輪不遠、則何如、因相與一笑、恭侯謂予曰、先生年逾七十、半晌間、兩度登塔、而神不勞、體不倦、亦有道乎、予曰、昔嘗從陽明先師遊、登香爐峯、至降仙臺絕頂、發浩歌、聲振林麓、衆方氣喘、不能從、請問登山之法、

此段可觀

醫曰。登山即是學人之一身魂與魄而已。神魂也。體魄也。學道之人。能以魂載魄。雖登十仞之山。面前止見一步。不作高山欲遠之想。徐步輕舉。耳不聞履聲之聲。是謂以魂載魄。不知學之人。欲速躁進。疾趨重跨。履聲鏗然。石委跎是謂以魄載魂。魂載魄則神逸而體舒。魄載魂則體墜而神滯。予以登山之法。登塔。故庶幾似之若是夫。既即此是學。一切應感之迹。亦若是而已。下復相與坐院中。衆僧胡跪請曰。本山舊有

任持、擇行僧通教典者主之、焚修接衆總理諸務、一寺之綱紀也、寺廢、任持亦隨以廢、今寺將興復、不可無人以主其事、予因贊之、蔡侯以爲然、盡呼寺僧數十人、列跪階下、目而擇之、衆中得一僧、氣貌殊衆、詢其名曰德性、果爲衆所推服、立以任持、委之、觀者咸服、以爲神、衆僧欲假重於予、且欲聞所以任持之義、復乞予一言以爲左券、予曰、任持之名、亦豈易稱、循名稽實、義不虛生、終日圓覺而未嘗圓覺者、凡夫也、欲證

圓覺而未極圓覺者菩薩也具足圓覺而住持
圓覺者佛也教典言之庖也頗修眾務節之末
也得乎所謂魂載魄之說始可以爲住持也已
未達爲之解曰天所謂圓覺者神之魂也教典
眾務魄之應迹謂之塵勞而主之者神也能以
神用則魂常勝魄終日順應而恒廓然是謂指
塵合覺一爲應迹所纏塵勞所勝則魂滯於魄
終日擾擾而恒瞑然是謂指覺合塵指覺合塵
者凡夫也指塵合覺者羅漢也無指無合超然

平等無知而無不知者佛也更有最上一乘是謂妙覺非言思之所及也德性既任任持不可不通其義譬之登塔當以修行爲第一步日親教典日事焚修日勤衆務不可以爲危言未節而忽之第一步行得穩實便是入圓覺之路頭由凡夫可進於羅漢由羅漢可入於佛乘雖八層九層以達於相輪可以馴至樹教基續慧命振法門可不待外求而得始無忝大衆之綱紀始不負上人擇任之盛心也書以勉之

七卷終